

LINLANZUOPINXUANJI

林蓝

作品选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

林
藍

作
品
選
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蓝作品选集 / 林蓝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8

ISBN 7-5404-3785-5

I. 林… II. 林…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7441 号

责任编辑 薛 健 朱艳丽

特约编辑 姚时珍

林蓝作品选集 / 林蓝 著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社 址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http://www.hnwy.net>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益阳市长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268 千字

ISBN 7-5404-3785-5

I·2309 定价: 28.00 元



当代作家林蓝

责任编辑 薛 健 朱艳丽

特约编辑 姚时珍

封面设计 吴又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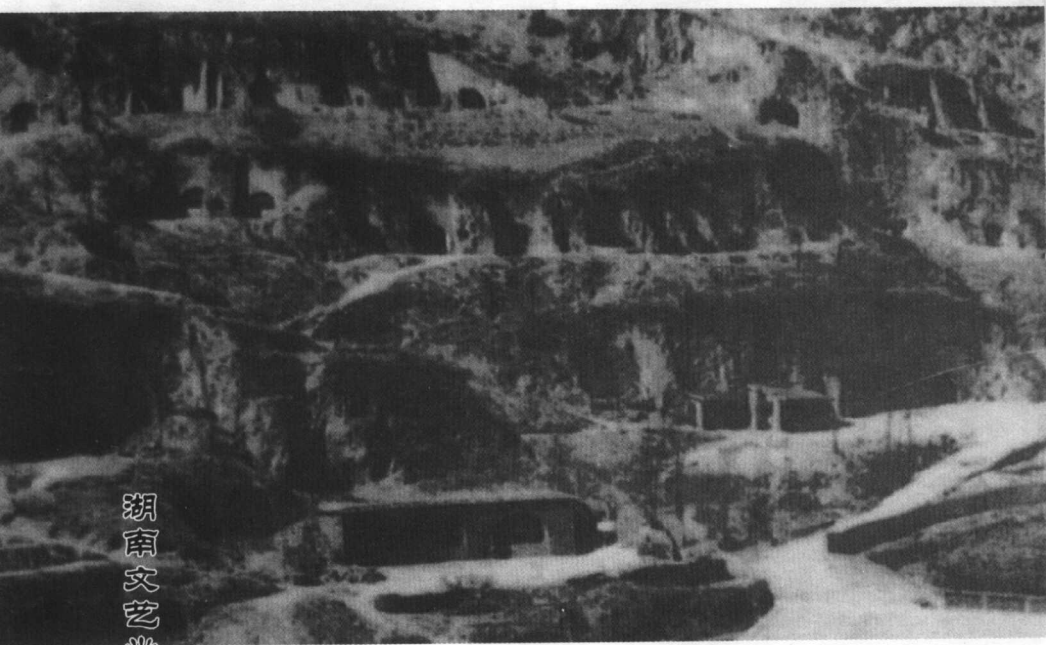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姚时珍

ISBN 7-5404-3785-5



ISBN 7-5404-378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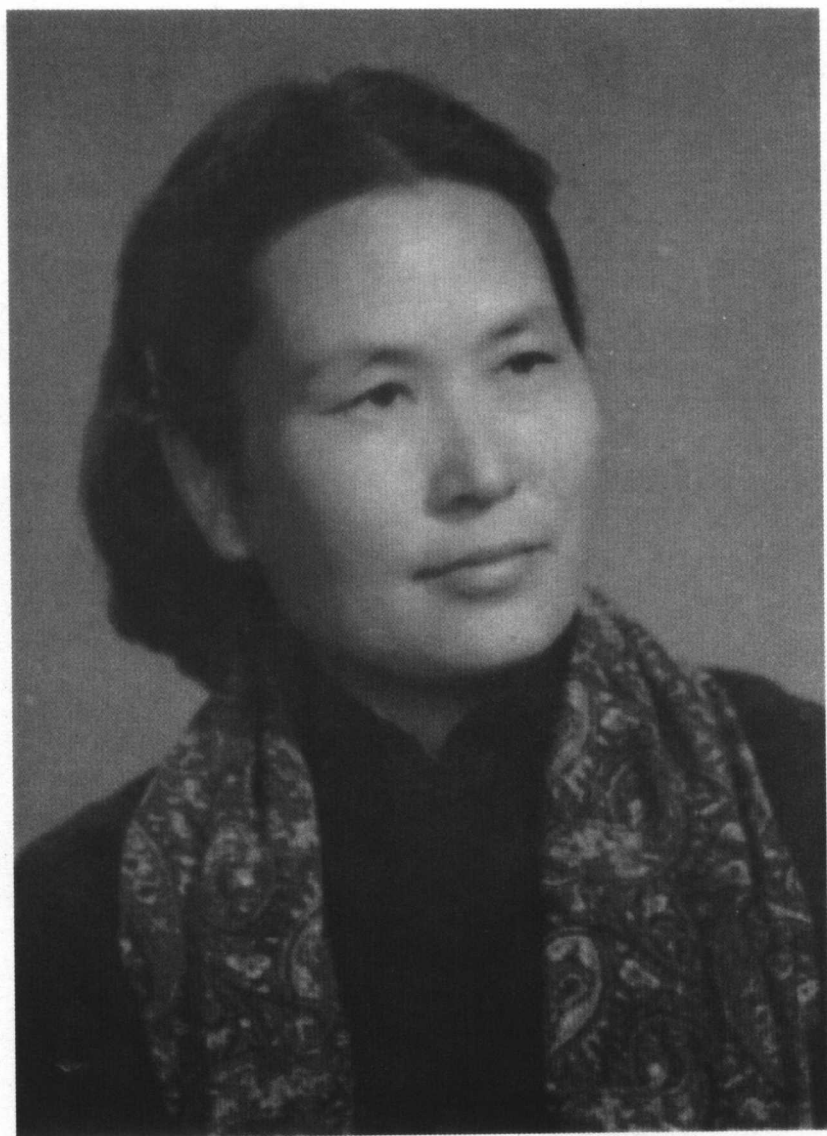
I · 2309 定价：28.00元



湖南文艺出版社



林蓝与周立波



当代作家林蓝

目 录

1	序言 / 周小仪
5	冷子沟的斗争会
13	桂屯的沉默
19	高三柱娶媳妇
27	红军桥
36	宝衣
44	神奇的谷种
56	祖国的花朵
111	童年泪
186	暴风骤雨
258	《周立波鲁艺讲稿》校注附记
261	战士与作家 ——《周立波文集》编后记
278	编后小记

序

周小仪

文学是时代生活的画卷，这句曾经家喻户晓的名言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但翻开这本书，读者一定可以感受到这条定理是多么贴切。从电影剧本《暴风骤雨》到《祖国的花朵》，从《冷子沟的斗争会》、《宝衣》到《童年泪》，从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在现代史上所经历的伟大变迁。这些作品所描述的生活，无论是急风暴雨式的土地改革还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使我们得以重温整整一代人为之奋斗的理想，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与充斥于我们今天的电视、广播、影院、剧场的那些超男超女，粗俗下流的文艺垃圾相比，这是一个多么不同的世界：壮志凌云，振奋人心，坚定、充实、广阔，竟然有如此宏伟的意境！

年轻的读者可能对这种生活感到陌生，也不熟悉本书的作者林蓝。虽然我们至今还在传唱《让我们荡起双桨》，但已

经不知道这支优美动听的歌曲出自林蓝编剧的电影《祖国的花朵》。毕竟,那个时代人才济济,文学的天空更是群星灿烂。周立波曾经有言,在月亮的旁边,林蓝这颗星星显得过于黯淡。但是,请设想,如果当时没有这样一大批虽然普通但仍然出色的作家,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个高水平、高素质的读者,我们能够想象出超一流名家的诞生与流传吗?一片乌云遮蔽的天空不仅没有星星,也看不到月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出不了鲁迅、巴金和茅盾,在学术界也难以见到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那些伟岸的身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一座金字塔的底座不复存在,那么塔尖也自然不能在高空中巍然于世。

我想这也是编者出版此书的初衷之一。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在那个辉煌的文学时代,一些普通作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艺术高度和文学水平。与泛滥于坊间的商品文化相比,那些舞文弄墨的文学商品生产者应该有所惭愧。

林蓝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她于十七岁只身奔赴延安。时值1937年,日本侵占东北、华北,向中原挺进。她因阅读了巴金和肖洛霍夫的著作而向往革命。从河南开封到陕西延安,千里征尘、兵荒马乱。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意志。在宝塔山下,她走进鲁迅艺术学院,一个盛产文学家、艺术家、批评家的摇篮。她是文学系出色的学生,被周扬称之为才女。在这里她还遇到了后来同结连理的周立波、《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中文译者。周扬和周立波是当时鲁艺最受欢迎的教员。周扬讲文学批评理论,周立波讲外国名著选读。《被开垦的处女地》自然成为周立波和林蓝之间的感情纽带。我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全家匆忙出行时,他们简单的行囊里还放着这部书:一本发黄老旧的、包着牛皮纸封面的《被开垦

的处女地》。这本书还在,但已物是人非,无人知晓其中的故事,剩下的只有沧桑岁月。

之后他们去东北参加土改。松花江畔的元茂屯是林蓝创作的发源地。这部选集中收录的三篇短篇小说就是当时生活的忠实记录。其中《桂屯的沉默》的情节结构让人联想起《暴风骤雨》的某些章节。而据周立波晚年回忆,那篇入选中学课本的《分马》,也是根据林蓝当时的笔记创作而成。可见,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如历史学家所言,造就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也孕育了一批投身于火热斗争生活的文学家。

《祖国的花朵》和《红军桥》是林蓝解放后创作的重要作品。和电影《暴风骤雨》一起,三部片子至今仍然在中央电视台定期上映。这三部经过几十年时间检验的作品已近乎经典。特别是《祖国的花朵》,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儿童故事片,其轻快明朗的风格构筑了一个堪称现代的童话世界。人们现在已经很难相信,那时人的精神风貌是如此快乐、单纯、幸福而且充实。

晚年林蓝将她最后的精力用于编辑周立波文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在几乎没有助手的情况下,她收集、整理、编纂了几百万文字材料,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她的老战友,曾任冶金部某司司长的邓寿雨曾为她的毅力和执着精神所折服而且惊叹。的确,她完成了通常由一个专业人员组成的班子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并以此表达她对周立波的最后怀念。收录于本书的两篇后记记载了当时编辑工作的情况;而关于周立波首先是一名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位艺术家的论点,源于她对周立波几十年工作与生活的了解,成为学术界最常为人引用的观点之一。

林蓝晚年由于疾病,基本上停止了创作。平时她也从来不把自己称为作家。这见出她心目中作家的标准和那一代人谦逊的品格。英国作家王尔德曾经说过,他没有完成他才能的四分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也适合林蓝。她忙于生活杂务,纠缠于疾病,或忙于丈夫的事业,而留给自己的创作时间不多。但是毕竟,这些作品已经足以让人欣慰,它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财富。与那些文学生产商不同的是,她代表的不是时尚,而是某种会永远流传下去的精神价值。

感谢长年从事周立波研究、评论和组织工作的周宪新、姚时珍同志。在他们的关怀和帮助下本书得以出版。他们对周立波和林蓝作品的热爱让人感动。他们的努力使我有机会将这部书奉献给读者,并告慰我至亲爱的父亲和母亲!

2006年9月于北京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

冷子沟的斗争会

“后天开完大会就放贾老七……”这消息不知从哪儿冒出，村前村后传遍了。昨晚工作团召开的大会上告了贾老七的人今天都不见了，有的悄悄下了地，有的坐在家里不出来。

徐跟成夫妻吵了半夜架。早晨起身，女人也不烧火做饭，低头坐在炕上又埋怨数落丈夫道：

“这回可是自己找着石滚碰，等贾老七出来，看你磕头跪炉子央求也晚了……”

徐跟成拿起镰刀，又一下扔到门后，他在柴火堆上坐下来，不说话，也不望女人一眼。女人又说：

“哪辈子也没咱穷人打赢的官司！不知道你哪来的一股子火，领头去告贾老七……你是凭房地产业呀？还是凭皇亲国舅？”

“你给我住嘴！”

徐跟成忽地跳起身，甩开手想给女人几个耳光，见女人眼圈红了，他转身出来，狠命地把门一关。门震响着，尘土从大梁上落下，女人伤心地抽咽起来了。

徐跟成绕老王家的后栅走，他躲过井台前来来往往担水的人。轱辘把在身后响着，徐跟成心里烦乱得厉害。

房顶上白刷刷地落了一层霜，早晨浸满湿意的寒冷使人全身凉透。谁家的牛倌赶着牛马往地里走。地里，勤快人家的庄稼早收割完，徐跟成想起自己那半垧谷子，三四天没下地，怕早叫风凉了。

几只白色的大鹅摇摇摆摆地从贾家大门走出来，高高地仰着脖子，傲岸地侧视着徐跟成。徐跟成啐了一口唾沫，急急地穿过街道，往工作团的老宁家去。

工作团的人一大早都出去了，只剩李同志一个人在写什么东

西，见徐跟成进来，忙起身让坐。

“李同志，”徐跟成坐在炕沿上，双手捧着头，“贾老七要是放出来，我可完了……”

“这话怎么说？”

“贾老七早就说过：工作团到了冷子沟，谁要敢提我一句，谁分我一间房子一亩地，他走着瞧吧——我贾老七到胡子队里是个头，到八路军那里也能当上个官……”

“八路军可不要他这个官！”李同志说着笑了。

“我是想定了，”徐跟成现出满脸的忧愁，“明儿开大会我先问问人家，问问我徐跟成是当过胡子？还是偷过谁家的萝卜，拔过谁家的葱？大家要说我徐跟成不是坏人，日后，哪一天我徐跟成被害了，可就是贾老七下的毒手，给我报仇不报仇就在大家的心啦……”

“这不是办法，”李同志放下了笔，“办法是大伙团结一心，明天开大会，把过去受他压迫大伙的事一条一条讲出来。工作团是要看他犯罪的大小轻重，看老百姓大伙的意见来处理他呀。”

“团结一心？人家早拉松了，刘梭这小子分的地也不要了。”

“你呢？你是不是也拉松了？”

李同志意味深长地望着徐跟成。

“我？车碾一转，话说一遍，我说过的话就不能往回收。”

“可是，一块砖怎能垛成墙？要打倒贾老七，就非得大家齐心不可呵。”

“那还用说哩……”

徐跟成站起身把脚一跺：

“动土也是打墙，打墙也是动土，他妈的，我拼上了！”

徐跟成去找张大炮。张大炮七百块钱押给贾老七八垧地，十年了，一个钱也不给，也不还地。张大炮一见徐跟成就把刘梭骂一顿，两个人东头到西头，南头到北头地去串通人了。

到晚上，老佟家来了一屋子人。给贾老七扛四年活没拿到一个工钱的潘发站在窗户外边瞭哨。徐跟成端着灯，从这炕照到那炕，看有没有贾家的狗腿子混进来。

烟草的烟弥腾着，屋子里暖和得很。大家挤挤嚷嚷地在谈说明天开会的事：“明儿要是斗不倒贾老七，冷子沟可别打算过了。”

“可说哩……”

“斗不倒？咱哪一条不是理？哪一条屈了他？”

“是理可得人说呀。”

“老赵要在就好啦，老赵真是钢嘴铁牙！”

“老赵的媳妇可死得冤！”

“那媳妇真是冷子沟的一朵花……”

“老赵干活起早贪黑，还不是一个顶一双，年初一也编筐子搓麻绳的手不闲……”

“那对夫妻才真叫龙配凤，可落个死的死散的散！”

“二栓他爹哩，还不是生逼得上吊！”

“拼围子那冬里，大小冻死五、六个，要不是贾老七叨咕警察，那围子还拆得了？”

“四海（胡子）还不是仗着贾家的底……”

“可咋儿开会，这咋都不说了哩？”

“咱冷子沟的人，大半是还没受够。”

徐跟成挥着手，叫大家静一静。

“今黑地找大家来，咱众人合计合计，不要明天开起会来大眼瞪小眼，谁也不吱声。”

“明天见了贾老七，是不是又鞠躬哈腰七叔七大爷的叫啊？”张大炮学着样子，引得大家都笑了。“咱谁盯谁不盯今黑地就说个明白，谁说就落上个名，明天大会上不能拉松。”

“明天我打头，你们敢说不敢说？”徐跟成问大家。

“说呗，咋不敢。”

“大家说，我就说。”

有人提议今晚谈说谈说，怕明天见了贾老七说不出口。大家就一个一个述说起往日受的压迫来，越说劲越大，斗争的情绪起来了。

散会的时候，已经是二更天，月芽挂上了屋脊。迎着脚步声，狗叫着，夜显得更静。风带着凛人的寒冷吹过来，冷子沟坠入一片沉寂之中。

徐跟成摸着推开门，月光洒满一窗子，女人早已睡着。徐跟成躺在炕上，两眼叮叮地望着窗户，大伙方才的话引起他一个大胆的念头。他寻思着，计谋着，直到月光移过了最高一格窗棂，直到院子里，那只秃尾巴的公鸡闷声啼叫时，才朦胧睡去。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落地，老王家房后的空场上就吵吵嚷嚷地

挤满了人。工作团的同志在棚墙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孩子们在碾盘上敲打着锣鼓。

徐跟成一起身，脸不洗就去找张大炮。

“从前，贾老七害死穷人不眨眼，今天咱可不能放过他呀！”徐跟成压低嗓子，决然地说。

“对！杀人偿命，到咱报仇的时候了。”张大炮拍一下胸脯。

两个人又去找别人，昨晚那一伙就又都到老佟家来，秘密合计着，都说除了贾老七是除大害，冷子沟除了一只虎。

吃过早饭，外屯的人就陆续来到。到晌午，场子就坐满了，女人们远远地站在柳树帐子跟前。徐跟成张大炮他们都最后才来，他们刚一到，保安队的人就押着贾老七进场了。

会场上立刻静下来，每个人的眼睛都望向贾老七。保安队同志给他解了绑，他就抱着膀子站在碾盘前。大概是烟瘾发了，贾老七连连地打着呵欠，他发青的脸上却显着泰然的表情。

工作团的同志刚宣布开会，人群后面忽然过来个老袁头。他蹑手蹑脚地走到贾老七背后，翘着花白的山羊胡子，对贾老七说：“七大爷！那五百块割地钱可不是我急要，今儿是大伙给你算账……”

老袁头压低嗓子，只有头前的人才听见。贾老七带着不屑的神气听着，一丝轻蔑的笑浮上唇边。这情景激怒了徐跟成，徐跟成三步并两步地走到人群前面去，开口就骂：

“你这个杂种操的老兔崽子！再笑我打掉你的牙！……你王八万万年，也有到头的一天，从前你骑到我脖颈上拉屎拉尿，今天可到了算账的时候啦……”

徐跟成涨红着脸，唇边溅满了唾沫。老佟在他身后小声说：“慢慢讲，讲那场劳工的事……”

“说说他怎样勒你大脖子呀！”

会场上有人喊。徐跟成紧一下腰，就左面对着大家，右面对着贾老七述说起来：

头年夏天，徐跟成女人生孩子还没满月，劳工号就到了他。上头派下来，就只有去吧，徐跟成给女人借到两升小米就走了。到依兰遇见贾老七，七爷一把拉住徐跟成“关心”地说：“出劳工遭罪，家里又有坐月子的女人，还是出几个钱，我给你联络联络。”

8 “得多少？”“尽着办吧，咱几辈子的乡亲邻居还能难为你？”于是，